

## 古城季夏

■ 牛飞雁

台儿庄古城昔年曾有大小寺庙70余座，而泰山行宫旁邻天齐庙，门前有天齐石坊。过明德楼，环复兴广场曲折北绕，向南穿过鳞次栉比的店铺客栈，为天后宫所在，内奉妈祖海神。临河为道头牌坊，北趋三径石桥，过庭数武，即天后宫正门。四合大院金碧辉煌，丹彩门楣，钟鼓喧器。楹联撰云：“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

船形街顾名思义，街道当心雕砌着一座石船巨舫，两旁是形色各异的手工艺特产商店。从船形街尽头西迈，有马可波罗驿馆存焉，又称天水堂，为明清时代典雅别致的家居庭院，清幽爽垲，宜室宜家。此馆西邻，系扶风堂，俗称万福家大院，门楣耆旧，楹联剥落，依稀可辨为“名高四大家，胤嗣新风传孝道；叶茂万千岁，公孙老树佑福门。”中庭天井，银杏树老干新枝，记载着万家

祖业，德徽犹存。西跨院为“友兰堂”，乃主人休憩读书之地，过道内陈列着万氏当年所用器物，如药杵鼎臼之属。荷池西北隅金蟾临水，东壁为夏日乘凉的三面敞轩座椅。遥想夏夜清风，皓月如银，该是何等地清幽沉寂。在“友兰堂”会客室中，细细品读壁上诗句：“桐花寒橘井，宝鸭薰沉檀。经叩千条训，药参百草丸。噙食忧世病，剔烛啜龙团。莫怅客鞋稀，闲居长友兰。”可以想见当年万氏恬淡清操、恫瘝在抱的忧世情怀。然而物是人空，江月依旧，唯有门前流水，滔滔顺河不尽。落茵溷溜，陵夷变迁，莫非偶然中亦有必然欤？

细细徜徉，古城最大的特色是桥多河密，新风古韵，处处洋溢着大战后的独有风姿。伫立平波门南旁，眼望大战期间国军阵亡将士遗骸发掘遗址，禁不住感动得热泪盈眶，这块英雄捐躯的扬威之地，在

饱受战火摧残后的今天，毅然重放昔日的异彩。除了独具魅力的古代建筑格调外，鲁南运河文化也在此处聚集交汇，复兴广场、天后宫门前等处，常有柳琴戏、鲁南花鼓、山东琴书、南戏、鱼鼓等说唱演出。近日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此次大运河文化申遗成功，不仅为古城增色，亦洵为鲁南乃至全国一大庆事也。“岸柳河桥，要平摊邳水二分明月；桨声灯影，岂独让秦淮十里清歌。”这座水陆通衢的古运河码头，给我留下了虽非江南、胜似江南的绮丽印象。

“北里南门石桥西，古城街道景咸齐。清歌画舫垂杨柳，密树丛楼绕河堤。明月三分此一处，晴烟普罩斯两溪。万榭千亭游不尽，才通深巷路忽迷。”游兴未疲，诗履已怠，城郭胜景，岂容一日看尽，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吧！



■ 侯铭

聊天等现代化的交流方式已成为自然。妻子最爱吃母亲做的面食，仿佛其中融入的是鱼水之情，母亲多的是舔犊之意。虽时日短暂，但亲情的碰撞让相思化为一缕青烟逝去，取而代之的是水乳交融的欣悦。离别总要随时日而来，离别的时刻，心率的跳动仿佛要随着时钟的节奏而躁动不安，泪水在心中荡漾，好像一声“珍重”的话语都能使泪水振颤哗哗而下。然而，离别总归要到来。送别岳母的时刻，有我和妻子。汽车启程的鸣声在催促即将离别的她，彼此相对，无语凝咽。老人的双眼噙着泪花，红红的，我看了一下妻子，一样的神情，一样充斥着眼泪。此时，我深深体味到感情是心的酝酿，心潮的澎湃汹涌了泪水的波澜；感情是爱的铸造，爱的升华渲染了情的殷红。作别间，简短数语，挥手而去，我看到岳母转身时，拂袖的动作。妻子用含泪的双眼，示意回去。

曾几何时，我思考着那份情感，为何那么微妙；曾几何时，我所思索的那份情感也在我身上发生。

同样的离别，千里之外的即将行程，同样是山东和山西的距离。火车站的门口——通往月台的路，有我、女儿和妻。妻子一手拉着行李箱，一手牵着女儿的小手。四岁而幼稚的小脸上，露着笑容，她知道要去姥姥家，那儿有表哥和表弟，却未曾想留下爸爸一人在家守候。人流如水流在涌动，当妻子和女儿向我挥手作

别的时候，我仿佛觉得身子里有股清泉在喷涌，从眼孔溢出，甚至是我的鼻孔，痒痒的。我知道，那是泪水，一如岳母离去时刻。妻子和岳母离别的一幕不禁浮现在我的眼前。一样闪着泪花，我看着女儿，她未曾有这种感觉，因为还小。

我怀着一份牵挂离去，任凭妻子和女儿的身影渐去渐远。

我回味着这种感觉，提起笔也曾潸然泪下……

## 家乡的老井

■ 左士亮

沿新开辟的世纪大道途经龙子心中学向西约三华里路南有一个不出名的小村庄，叫天生桥。在湾湾曲曲的河道西旁有口井，井口一米见方，井深26米，井沿大青石铺面，井口沿被井绳勒磨出许多光滑的半弧槽足有三指深。村里人靠它吃水不知有多少辈了。

村里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说，年青时他和伙伴因天旱无水曾深凿井底，为了能吃上水，再挖深一点，井底光清淤，一桶桶提到井上，之后五六个人轮流倒换用锤头鏊子一点点鏊。面对井下坚硬的石头，一天也鏊不出一立方石土。干活的人手磨出了血泡，几天后结成了厚厚的硬茧，手面被砸的青一块紫一块，肿得像馒头。一连干了半个多月也深挖不足二米，可井里还是缺水。百姓渴得无精打采，病人渴得直呻吟，只好到十几里外的十里泉挑水。下雨天人们用锅盆接雨

水，只要能多接到点雨水，就是衣裳淋湿了也不在乎。

烈日炎炎，骄阳似火，人们汗水湿透了衣衫，老年人躬着疲惫的身躯，妇女领着顽童，后边还有一个牵着母亲衣襟的孩子碎步紧跟着。闷热的天气透不过气来，豆粒大的汗珠不停地往下淌。

男劳力帮助老人和弱女们打水，一挑水要提五六次，每提一次不到半铁桶，吸满一挑要多次提水。每提一次还要两个人配合，一人站在井台前沿往上提，后边一人帮助往上拨和捋井绳，湿了井绳要比一桶水重得多，连挑两趟水就要坐在地上歇歇。

因生活矛盾，史上层发生过跳井寻亡之事，但人们求水欲望从未罢休。村里组织民工挖井不知挖了多少天，遇到下雨遭到塌方，连工具全埋在地下，真是白费劲儿。20世纪60年代，乡里组织民工大海战，红旗飘飘、迎

风招展。挖沟、筑坝建水库，还是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逢到山洪暴发的雨天，这井水也涨了起来，井水浑浊的像红泥汤，人们挑回家照样做饭。当地流传着：有女不寻天生桥，牛蹄坑里舀两瓢、不掌油、不掌盐，面糊水水也怪香。有闺女不嫁聂家庄，苦哭联连到夏庄，洗脚水烧面汤，不掌油盐也怪香，掌了油盐香满庄。

群众盼水急切，逐年引起领导关切，乡里新上任的一位书记姓崔，他骑着自行车到村体凉民情，倾听群众呼声、商议方案、重视科研决心打井、攻坚克难。1981年11月中旬，终于请来了专家。先了解情况后，便驱车探水源、定位立架、钻机隆隆震于山，没用两天，从机井口喷出了清泉。盼水愿望终于梦想成真，村里人奔走相告，孩子们连跑带跳。百姓消除了一大忧愁，人们兴高采烈、喜气洋洋，比过年还

热闹，放电影、放鞭炮、村里设宴，派人去龙头酒厂多打点瓜干酒庆贺打井成功。村支书带领全村白发苍苍的老者举杯为打井功臣们敬上感谢酒，紧握住他们的手，连连称谢。

解决了百姓吃水问题，村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盖起了楼房、村里修铺了水泥路，公交车通到庄，手机随身带，生活实行电器化，农业生产机械化、饭店、超市、卫生院、健身娱乐在眼前。现在农民种地，上级还给补贴，看病有农合，城市有的，农村也不缺，日子越过越红火。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在漫长的缺水生活中养成的习惯，仍是节俭、看人浪费点水就心烦。现在庄里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这老井也默默地退居三线。这井口上深深的沟槽足以证明它的古老沧桑，它养育了一方百姓，也见证着百姓的喜悦辛酸。

## 广场舞者

■ 龚安明

广场舞者  
胸中似乎揣着一团火  
要将生活的激情  
在夜晚的城市中传播  
和着流行歌曲的音节  
做着相同的动作  
用特定的语言  
演绎甜美的生活

广场舞者  
心中蕴藏着一份执着  
无论春夏秋冬  
都会在夜晚的广场上聚合  
几个小时连续舞动  
像固定的程序  
在他们的生活中  
不可或缺

广场舞者  
那让人心动的音乐  
似集合的号角  
又如有着巨大引力的磁铁  
吸引越来越多的男女老少  
加入舞动的行列  
与那些围观者一起  
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愉快的时刻

## 送别

所谓“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的《别赋》把别离之情，写得感人肺腑，千古传诵。

为何别离有如此的失落与伤感呢？人与人之间相处，是由感情来维系，犹如相吸的磁场，一旦形成、难以分开，情使人与人之间成为一个整体，分开了势必破碎，我想应为如此吧？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而别离之情在人与人相处之时，幻化得无限热烈。朱自清的《背影》中，在父亲蹒跚的身影上让人感受父子情的深厚；一曲骊歌《送别》，更让多少分别的人儿以袖掩面。

而别离之情，我亦有所感受。

妻子的家在千里之外的山西，山东离山西可谓相去甚远。坐火车需要二十多个小时，回去一趟实为不易。故而岳母来一趟要相隔一年，来后总要住些时日，以解多日不见女儿的牵挂之情（即使电话、视频

## 绿茵逐梦

■ 胡巨勇

用火的热情  
点燃青春放牧的笑容  
用风的脚步  
追逐汗水浇灌的梦  
请相信，绿茵场上碰撞的激情  
是六月最狂欢的盛宴

与时间赛跑 信念在  
迈过腥风血雨的磨砺  
就能拥抱未来  
与心跳合拍 肩并肩  
经过苦辣酸甜的洗礼  
就能书写辉煌

别在意，出线 and 回家  
仅在一线之间  
一场足尖上的游戏一场精彩的梦  
秀出真我风采  
你就是舞台上的主角

## 诗三首

■ 闫吉文

## 唐蕊成冠

唐风唐韵李杜魂，  
蕊绽蕊舒文化春。  
成语如苑花争艳，  
冠压群芳卓不群。

## 万口传诵

万人智慧凝一字，  
口吐半词故事林。  
传承悠悠五千载，  
诵读何分晨与昏？

## 出妙入美

出口成章章有序，  
妙语如珠珠无纹。  
入木三分讽鬼魅，  
轮美奂誉悦人。